



十日旅伴

雷特海鳥等著

820(2)
10234

十日旅伴

雷特海烏等著

周漢林譯

上維出版社

TEN-DAY FELLOWSHIP

YURI RITKHEU 等

SOVIET LITERATURE

No. 7, 1953

十 日 旅 伴

著 者 雷特海烏等

譯 者 周 漢 林

編號.655 版.288(10) 118頁 32開 119 000字

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一版(初1)

上海印 1-8 000

本版印數 8 000 冊

定價 7 800 元

• 出 版 者 •

上 雜 出 版 社

上海 寧波路六五五號

文豐印刷製版所製版

中和印刷廠印刷

• 版 權 所 有 •

譯者的話

這裏的幾個短篇是根據一九五三年第七期蘇聯文學翻譯的。各篇都有不同的感人、動人的情節和場面——新與舊之間的鬥爭；爸爸跟兒子打肚皮官司；爲了撈海藻而跌到海裏洗了個冷水澡的一對小愛人；淋漓盡致緻的心理分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失眠女郎；詩情畫意的景色裏充溢着羅曼蒂克的氣氛；人們在戰勝自然的緊張勞動中戀愛結婚；生龍活虎般的拳擊健將……總之，各篇都有它的特色。同時，這幾篇也有着共同的優點，那就是：簡捷、有力、生動。

如果還有誰認爲蘇聯的歐洲部分很發達，而亞洲部分，尤其是西伯利亞北部，由於『天然環境』的限制，還很落後的話，那麼，請聽一聽朱柯茨半島的一個學生對一個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教授所說的話吧：『……總結一句話，我們從愚昧的原始社會，一步躍進了社會主義，跨過了一切中間的，不夠先進的社會制度，包括——請原諒我，

教授！——你現在在其中生活的那種社會制度。『這裏包涵着一個真理應該提一提，那就是：決定一個國家進步或者落後的因素，絕不是什麼『天然環境』；而是社會制度。』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祖國的明天。不難想像，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祖國的邊陲——西藏、新疆——也會有飛躍的發展。那兒的居民完全有理由驕傲地向全世界宣佈：『我們這兒鮮花朵朵開，遍地是莊稼，遍野是牛羊，林立的烟囪冒出來的一柱柱的烟霧，就像美麗的雲彩。幸福的嘹亮的歌聲響做了幽靜的山谷和美麗的河畔，繁華的街道和寬敞的車間……到處洋溢着愛情……是世界上最進步、最美好的地方之一……』

順便把這幾位作者分別簡略地介紹一下：

尤力·雷特海烏是一個北極獵人的兒子，一九三〇年生於朱柯茨半島。他的第一個職業也是打獵，後來才在一家報館工作。現在，他還是列寧格勒大學的學生呢。

他的第一本詩集是用朱基文寫的。他的處女作——從彼岸來的人們，一九五一年發表在青年列寧格勒報上；接着又在新世界及火星報上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他雖然年輕，而他卻有不少翻譯作品給他博得了社會聲譽，其中包括普希金的故事集和塞摩希金的小說朱考特加，以及幾種課本。

尤力·雷特海烏是朱基族中絕無僅有的第一個作家。從前，在沙皇統治下，朱基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今日，在蘇聯黨和政府的幫助下，以本地的語言為基礎，創造了文字，而且很快地發展起來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第一本朱基文書是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現在，課本、小說以及時事論文都是大量發行的。許許多多的學校、教師訓練所和其他教育機構已在朱基民族地區開辦起來了。由於這一切的發展的結果，朱基族已經產生出了自己的知識分子，尤力·雷特海烏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人物。

貝洛露西亞作家楊卡·波利爾，以善於寫心理分析的短篇小說而聞名。他生於一九一七年，是一個鐵路工人的兒子。他在巴拉諾維奇區（當時還是波蘭統治下的一部分）的一個偏僻的村子扎果利葉度過了整個童年時期和少年時期。唸了七年書以後，他就在農莊裏一面工作，一面盡最大的努力繼續自修。一九三八年，他的名字開始出現在西部貝洛露西亞的左翼雜誌青年之途上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他在前波蘭軍隊裏服役，被德軍俘虜去。一九四一年年底，他逃跑出來；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他一面在游擊隊裏戰鬥，一面為地下刊物工作。

西部貝洛露西亞地方的工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生活是波利爾所喜愛的主题。為了歌頌

工人階級，他寫了好幾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一些小品文，用貝洛露西亞文在明斯克出版。他對貝洛露西亞的鄉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裏滲透着濃厚的民間風味。在他的故事集（一九四六年出版）裏，他描寫了西部貝洛露西亞的農民的生活和反對納粹侵略的游擊戰爭。他的長篇邊疆（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前半部就是讚美在波蘭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統治下的西部貝洛露西亞人民所進行的革命鬥爭。他還寫了一些兒童讀物。他的故事集菩提樹和楓樹（一九四九年出版）是非常馳名的。他的長篇曙光照耀着紮巴洛地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賽爾吉·茲赫馬齊斯，一九〇八年生於阿姆河流域。他的父親是個看管森林的。一九二七年在中學畢業以後，他就在遠東周遊各地，嘗試過不少行業，當過水手，也當過金礦工人。一九四六年他開始寫少年讀物。他的作品發表在蘇聯婦女、十月（全蘇作家協會機關刊物）和兒童之友等刊物上。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間，他是一個軍官。一九五三年他的一部故事在少衛出版社出版了。

格里高力·保羅維科夫，一九〇五年生於基洛夫區的一個農民家裏。由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七年他在莫斯科高爾基文學院學習。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他投筆從戎，參

加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他在十六歲的時候，外省一家報館就發表了他的第一首詩。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他的詩作登載在韃靼共和國的報刊上；到了一九二八年，他的作品就出現在莫斯科各種雜誌上了。

他的第一部作品在裏海岸的叢林裏，一九四六年在沙拉托夫出版，一九四七年在莫斯科由少年出版社重印；後來又在沙拉托夫再版，接着又在阿斯特拉汗重印。一九五〇年這本書在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和波蘭都有譯本出版。

保羅維科夫的作品，忠實地刻劃出人民的生活和勞動，描繪出了伏爾加河的景色。

尤里·納吉萍一九二〇年生於莫斯科，中學畢業後，就進了全蘇電影藝術學院的文藝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他在軍中服役，開頭是一個政治工作者，後來成了勞動報的戰地通訊員。

納吉萍的第一部作品是一本故事集，名稱叫前線回來的人，一九四三年由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他陸續還發表了很多優秀的作品，這裏不一一介紹。

最後，要提出一點的就是：譯者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力求譯文通暢，並忠實於原文，可是由於自己年輕，水平有限，而又缺乏經驗，錯誤及不妥之處在所難免，尚誠懇

希望讀者惠賜指教。

周漢林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內 容 介 紹

本書包括七個短篇，各篇都有不同的感人、動人的情節和場面——新與舊之間的鬥爭；人們在戰勝自然的緊張勞動中戀愛結婚……總之，各篇都有它的特色。同時，這幾篇也有着共同的優點，那就是：簡捷、有力、生動。

目 錄

窗·····	雷特海鳥	一
泰葛瑞涅飛到哈巴羅夫斯克·····	雷特海鳥	三八
十日旅伴·····	雷特海鳥	七〇
加麗雅·····	波利爾	九五
星光燦爛的道路·····	茲赫馬齊斯	一三四
在貧瘠的土地上·····	保羅維科夫	一五八
拳擊·····	納吉萍	一九二

窗

老頭兒吉馬爾柯特坐在他的皮帳篷●門口，一面自我欣賞地輕輕哼着歌曲，一面劈砍一塊木頭：雪車早就該修理了，因為右邊的兩根支柱已掉啦。

當然囉，現在是春天，離用雪車的時候還遠着呢。不過俄羅斯人常說的這句話也是沒有意義的：「在夏天，就要把你的雪車預備停當……」這話說得對！等到遍地落雪的時候才想起他的雪車來，那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當家的。吉馬爾柯特可不是那樣，他是個勤快人。他甚至於不肯等到夏天，而是在春天，在把雪車攔起來度過暑期以前，就下手修理了。

「這塊木料可以做成一根好支柱，」老頭兒稱讚道，「一根又好又結實的支柱……」他停止劈砍，抬起頭來，望着他的兩個兒子——尤平奈爾跟約萊略，正穿過村落回

●西伯利亞北部居民以前所住的一種獸皮帳篷，此種帳篷四壁無窗。——譯者

家來了。尤平奈爾非常小心地用雙手托着一大塊玻璃，約萊路跟在哥哥的身旁，他不是走路，簡直是在跳舞。他一直靠攏着那塊玻璃，彷彿很想幫他哥哥拿一拿。

吉馬爾柯特站起身來，擰掉他那鹿皮夾克上的碎木碴兒，進了皮帳篷。他的老婆奴泰娜烏脫在燈爐旁忙來忙去。老頭兒拉過來一塊好多年來當作凳子用的鯨魚脊骨，坐在上面，說道：

「他們不管青紅皂白，還是把它弄回來啦。」

奴泰娜烏脫看出了他心情不安。他剛才劈那塊木頭的當兒，還哼得多麼開心啊！但也許沒有必要讓他知道她已經覺察到了他心情上的變化，她裝做事不關己的樣子問道：

「他們把什麼弄回來啦？」

「好像你真地不知道似的！」

老頭兒疑神疑鬼地望着他的老婆。她很可能是跟孩子們串通在一起的。他用一根細棒撥動着灰燼，撥出來一塊，用粗硬的手指把它拾起來，放在自己的煙斗裏。他抽着了煙斗，剛要回答的時候，卻吭吭喀喀地咳嗽起來了。當他喘過氣來的時候，早已沒有回

答的必要了：孩兒們已經到家了。尤平奈爾小心地把玻璃放在土地板上，又把它靠在牆上，然後說：

「我們已經弄回來了。」

沒人答腔。他的爸爸瞅着他，好像他帶到皮帳裏來的不是一塊玻璃，而是一隻瘋狗——至少可以這樣說。接着，他就轉過身去，去到燈爐邊又咳嗽起來了。其實，他這次並不是非咳嗽不可的。

約萊略感覺到爸爸跟哥哥中間正在醞釀着一場爭吵。他巴望他們千萬別爭吵！不錯，尤平奈爾心平氣和地在洗刷自己鹿皮靴上的泥巴；爸爸抽着煙斗；媽媽依然在燈爐旁邊忙個不停，好像並沒有什麼事兒發生。煮下的海象肉發散出令人垂涎的香味兒，充滿在空氣裏。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誰叫罵過一聲半語。但是，約萊略感到暴風雨就要爆發了，這實在不是一種愉快的感覺啊。

原先約萊略希望他們一跨進家門，他跟尤平奈爾就馬上動手安置窗戶。但是現在他

● 一種用木頭或滑石製成的碗，裏面裝着鯨油，燈芯是用苔蘚做的。這種燈爐點燃的火焰，作為燈光和煮食物之用。——譯者

看到那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他有什麼得心應手的話講出來，打破這場緊張難熬的沉寂，那就好啦……。但是，不幸得很，約萊略卻想不出什麼可說的：一則因為今天在學校裏沒有輪到他回答問題，再則因為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

約萊略放下書包。書包裏翹出來一卷紙頭——是他今天早上用一枝紅鉛筆向伙伴換來的一本雜誌上的巨幅圖片。竟然，把圖片都忘掉了！可是從他碰到尤平奈爾拿着一塊玻璃的時候起，他的心裏就一直翻騰着許許多多的念頭。

「瞧！」約萊略興高采烈地叫道，一面把圖片展開，小心地用手把它攤平在低矮的桌子上。「我從馬拉特那兒換來的。他爸爸到過烏倫了；他打那兒帶來的。瞧！」

奴泰娜烏脫跟尤平奈爾彎下腰去，看那幅滿頁的彩色大照片。約萊略大聲唸道：

「今日的莫斯科。斯摩稜斯克廣場上的複層樓大廈。」

「大廈！」尤平奈爾慢慢地用手指在圖片上移動，數着層樓的數目：「一，二，三，

……。」

「二十六層！」約萊略叫道。「我早已數過啦！馬拉特說是二十五層，可是我又數了一遍，是二十六層。」

「甬打岔！」尤平奈爾不耐煩地把手一揚，然後把手指又挪到第一層。「一座摩天的高樓！」奴泰娜烏脫小聲說。「呀，高入雲霄！下面是些什麼？汽車嗎？」

吉馬爾柯特本來想看看這張圖片。看看莫斯科新落成的大廈倒是很有趣的。但是，他認為從兒子的肩膀看過去是有傷自己的威嚴的。而且，他們也許會趁這個機會促成和好。誰知道呢，這一來他們也許認為可以開始討論裝窗子的問題了。儘管他嚴格禁止，玻璃還是給弄回來啦！不，他不打算就那樣輕輕地饒過他們！

說到圖片，如果他們對自己的爸爸還有點尊敬的話，他們會自動把圖片拿給他看的。他們看着圖片，宛若祇有他們三個人在那兒，而爸爸沒有在那兒似地！

老頭兒吉馬爾柯特推測錯啦。他的老婆和兒子都巴不得想給他看看多麼高大而美麗的大廈已經在莫斯科落成啦。奴泰娜烏脫甚至還把小兒子往他跟前推。但是，約萊略看到爸爸還是氣沖沖的，就不敢走上前去了。

奴泰娜烏脫轉身回到燈爐旁：一定不能讓老頭兒認為她也反對他，一定不能讓他在家庭感覺到孤立。圖片總是在那兒的，當孩子的爸爸不在家的時候再去看吧，或是等到

他心平氣和的時候再看。

「真是二十六層！」尤平奈爾數完了以後說道。

吉馬爾柯特也知道一座座異常高大的大廈在莫斯科興建起來了。不久以前，流動電影放映隊曾來訪問過他們，當時他就看到了正在興建這種大廈的新聞片子。但是，那時大廈還沒有落成，而且銀幕上的大廈一閃就過去了，來不及看。二十六層？不，吉馬爾柯特可真不能相信這個數字，尤其是因為這是尤平奈爾說出的數目。現在尤平奈爾不管說什麼，甚至真的到了吃午飯的時間，如果他提出吃午飯，老吉馬爾柯特也不會同意他的，雖然老頭兒自己也很餓了。

「什麼？」他問。「二十六？你愛畫什麼樣的圖片就可以畫什麼樣的圖片。要是你願意的話，三十層樓的大廈也好畫。」

「但是，這不是畫片，這是照片呀！」約萊略說道，見他爸爸也插嘴談話了，於是非常高興。「你自己來看看吧。真有這樣高的大廈呀。這是一座複層樓大廈！」

孩子說這段話的時候是那樣地熱情和驕傲，好像他，朱基少年先鋒隊員約萊略，親自動手建造起了這座宏偉的大廈。